

ETHNOBOTANY &
MEDICINAL PLANTS

民族植物学

和 药用植物

主 编 夏 冰 陈重明 郭忠仁
副主编 徐增莱 汪 琼 金久宁
李 亚 曾 虹



东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

主 编 夏 冰 陈重明 郭忠仁
副主编 徐增莱 汪 琼 金久宁
李 亚 曾 虹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内容涉及民族植物学理论和方法、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传统知识的研究和应用、生物多样性、植物文化、民族植物学国内外研究进展等领域,展示了我国近年来民族植物学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我国民族植物学进一步发展,把握该领域的国际发展水平和研究热点,促进药用植物的开发、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夏冰等主编.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11

ISBN 7 - 5641 - 0592 - 5

I. 民... II. 夏... III. ① 药用植物②民族医学
IV. ① Q949. 95 ② R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542 号

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宋增民
社 址 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 版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32. 5
字 数 811 千字
印 数 1—2 600
定 价 78. 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东南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谨以此书献给
第三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研讨会
暨第二届亚太地区民族植物学论坛

主 编 夏 冰 陈重明 郭忠仁
副主编 徐增莱 汪 琼 金久宁
李 亚 曾 虹

主办单位 中国民族植物学会(筹)
承办单位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协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新疆植物学会

序

19世纪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旺盛时期,人类对植物的开发利用越来越深入,成果也十分辉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民族植物学”。民族植物学以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的意义和贡献受到人们的重视。约100年后,在巴西召开了首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显示了这个学科的旺盛生命力和潜势。

中国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56个民族,5000年悠久历史,3000多年的文字使用历史,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精华的结晶和浓缩。植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民族植物学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当前,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务,中国在这个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面前,更应该也可以起积极带头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起步虽晚,却在短短的20余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传统药物和有用植物研究、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环境资源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相关学科课程已在高校开设,多个与民族植物学研究相关的机构也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民族植物学也已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范围。

2002年、2004年的两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第三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得到多家科研院所、大学的关注支持以及学术界的积极响应,这体现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展大好形势。衷心祝愿我国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10月

前 言

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是研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利用当地植物的一门科学。其研究涵盖植物学、人类学、考古、统计、宗教、历史、民族、社会、语言、地理、医药、化学、生态、博物等学科知识,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综合性科学。

从1896年美国宾州大学植物学家John Harshberger的“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的最早概念的提出,到1941年美国植物学家H. J. Jones的“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的重新定义;从对土著民族利用植物进行的调查、鉴定、分类编目的传统研究,逐渐发展到人类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利用和这一过程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的研究;从早期的从传统知识中寻求资源和信息、为工业生产提供可开发资源的研究工作,到将民族植物学与生物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结合、为资源的永续利用提供有效的方法与途径的最新趋势。民族植物学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并日趋成熟。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研究范围已从局部地区迈向全球。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198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裴盛基先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热带植物研究论文集》),1983年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盛诚桂先生在《植物杂志》上撰文介绍民族植物学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此后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相继展开。

以裴盛基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为领军的一批民族植物学研究者,充分利用云南植物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的优势,开展了针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扩展到内蒙、新疆等省区和老挝、泰国等邻国。

以陈重明教授(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数十年本草学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发挥汉民族文明悠久和历史记载丰厚的优势,积极开展了对汉民族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特别是对植物文化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2002年,在浙江杭州召开的首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和产业发展研讨会,

是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04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了第二届中国民族植物学研讨会暨第一届亚太地区民族植物学论坛。

为了促进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探讨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方向,由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等9家科研院所、大学协办的“第三届中国民族植物学暨第二届亚太地区民族植物学论坛”于2006年11月在江苏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共收到论文80余篇,编辑出版了《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一书。全书汇聚近年来我国民族植物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展示民族生态学、民族药的研究开发、生物多样性及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第三届中国民族植物学暨第二届亚太地区民族植物学论坛”的筹备及召开得到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8家科研院所、大学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鼎力相助;《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的出版,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积极撰稿和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全书收录论文作者众多,风格各异。由于时间仓促以及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编辑委员会

2006年11月

目 录

1 民族植物学的理论与方法

- 试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
- 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定量方法(I) 9
- Progress on Studies of New Combined Technique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Ethnobotany and Medical Plants
新综合技术研究及其在民族植物学和药用植物中的应用进展 14
- 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发展:民族生物学家的关键作用 20
- 应如何理解今天的民族植物学 27
- Cross-Cultural Ethnobotany for Implementing Iow Cost Traditional Knowledge Based Health Care Syste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跨文化的民族植物学对发展中国家卫生健康体系中低成本传统知识的意义 32

2 民族植物学与药用植物

- 中国民族药研究与开发概述 37
- 民族植物学与民族传统药物 44
- 濒危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策略 46
- 鄂尔多斯高原药用植物民族植物学和持续利用初步研究 52
- 内蒙古额济纳荒漠地区蒙古族药用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57
-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藏药植物的民族植物学初步研究 67
- 香格里拉藏族的民族兽药学研究 78
- 民族植物学与湘西药用植物资源开发 86
- A Survey of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Karen People in Mae Chaem District, Chiang Mai Province, Thailand
泰国清迈省 Mae Chaem 区 Karen 人使用药用植物的调查 91
- 中药淫羊藿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及展望 94
- 中国龙胆科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 100
- 内蒙古蒙药蔬菜兼用野生植物的初步研究 105
-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药用植物资源 112
- 内蒙古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蒙药用植物资源及其保护 119
- 内蒙古药用苔藓植物资源 127
- 巩乃斯山区蒙医药用植物资源概况及其对其可持续管理的建议 134

- 世界传统医药体系与草药的应用 137
- 枸骨的本草考证、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 148
- 我国伞形科药食两用性芳香蔬用植物及其经济价值 149
- 兰科药用植物 155
- 云南天南星科民族药的组织培养与持续利用 161
-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nstituents from *Vitex roundifolia* Fruits and Its Activity in Reduing Pre-Menstrnal Symptoms
蔓荆子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PMS 作用 167
- Molecular Authentication of *Alisma orientale* (Sam.) Juzep Based on Sequences of nrDNA ITS, PCR-RFLP and ARMS
泽泻的 DNA ITS、PCR-RFLP 和 ARMS 序列分子鉴定 174
- 海南槟榔产业现状、问题分析及对策 180
- 海南枫香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185

3 民族植物学、生物多样性与植物文化

- 植物与文化——民族植物学中的植物文化学的探讨 191
- 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境应予改善 203
- 《本草纲目拾遗》的民间药物和民俗文化 207
- 中国芋的民族植物学与食芋文化研究 212
- 甲骨文中蕙苾物种的判定 218
- 蕙苾文化与陶坝起源 225
- 关于某些植物中文名称的讨论 232
- 龙胆科民族民间藏药药名翻译成汉文名的统一问题探讨 241
- 松柏类的民族植物学初探 244
- 梅的民族植物学 252
- 小麦的民族植物学 257
- 柳的民族植物学 263
- 桑的民族植物学 268
- 金银花的民族植物学 273
- 白芷的民族植物学 276
- 凤仙花的民族植物学 280
- 桃的民族植物学 287
- 中国梧桐的民族植物学 293
- 中国槐的民族植物学 298
- Ethnobotany of the Family Cucurbitaceae in Thailand: Preliminary Review
泰国葫芦科的民族植物学:初步评述 302
- Ethnobotany of Tai Lue (Dai) and Akha Communities in the Upper Northern Thailand
泰国北部 Tai Lue 人和 Akha 社区的民族植物学 307

- Ethnobotany of the Karen at Ban Chan and Chaem Luang Subdistricts, Mae Chaem District, Chiang Mai Province in Thailand
泰国清迈省 Ban Chan 区、Chaem 区、Luang 区、Mae Chaem 区 Karen 人的民族植物学 312
- 桃、李、梅、杏——富含人文色彩的蔷薇科植物 316
- 佛道有关的植物小考——黄精 323
- 基于 TCMGIS-I 的西洋参生态适宜性分析 330
- 椴子遗传多样性及遗传分化的 RAPD 分析 336
- 咖啡的历史 344
- 传统制茶工艺演进 352
- 世界香料资料摘编 356

4 植物资源开发和利用

- 传统中草药与现代日化产业 363
- 中国薯蓣属植物资源及其利用 369
- 苏州地区常见有毒植物资源 373
- 陕西省桔梗资源分布及种植情况调查 377
- 濒危药用植物——金铁锁的现代研究进展 380
- 微孔草的研究进展及其开发利用 386
- Riparian Vegetation and Plant Uses in Mae Chaem District, Chiang Mai Province, Thailand
泰国清迈省 Mae Chaem 区的水滨植被与植物的利用 390
- 衰老卵巢的功能提高研究 397
- 广西缬草的水、醇提取物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入睡率的影响初步研究 404
- 四川红花种子和油的化学与药理研究 406
- 何首乌及相关蓼科植物茎的解剖学鉴定 411
- 新疆白鲜体细胞胚核酸和蛋白质的动态变化规律 417
- 中药肉苁蓉种子活力的测定 422
- 药用植物杜鹃兰人工种子制作技术及萌发研究 426
-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生态园建设——药用植物区规划 432
- 关于建立巩乃斯山区药用植物种植基地的构想 436
- 耀州黄芩生长发育规律研究 439
- 岗梅的扦插繁殖技术研究 444
- 延胡索生产标准操作规程 448
- 陕西城固延胡索种植基地的环境质量及其评价 456
- 发展沙产业是沙区生态环境治理与农牧民致富的有效途径——肉苁蓉人工接种及产业化的研究 461
- 罗布麻保健茶的研究与开发 465
- 染料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472

摘要 ABSTRACT 479

1

民族植物学的理论与方法

试论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在历史上曾对各民族的繁育和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有 80% 的人口依赖于传统医药。随着人类社会对传统医药知识和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传统医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传统中医药文化更是享誉国内外,一些民族的传统医药文化也逐渐为外界所了解,但由于各民族在人口、历史、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等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对他们的传统医药文化的研究也处于一种参差不齐的状况。许多民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尚处于未被科学界所涉足的状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医药知识的经济价值也逐渐为人类所认识。所以如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和发展传统医药? 民族传统医药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等问题也是目前相关学科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

药用民族植物学是以研究民族民间药用植物知识的一门科学。在目前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基于对者米拉枯族民间药用植物知识的研究,对当前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药物研究

综观已有研究的一些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医”和“药”是互为依存的。没有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的“医”的指导,“药”也就不存在其“用武之地”;仅有“医”而无“药”,“医”的存在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如传统中医药,既有“阴阳”、“五行”的医疗理论,又有“四气”、“五味”等对药物特性的认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传统藏医药同样也有这样的医药理论,如有对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的认识,也有对“龙”、“赤巴”和“培根”三种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的理解。即使没有具体或系统的医疗理论的传统医药知识,其用药实践也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药”对人体不同疾病的作用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者米拉枯族传统医药虽然没有具体医药理论,但他们依然有对疾病和药物,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认识(虽然这种对疾病、药物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然而目前对民族药的开发利用研究却已经处于一种“医”和“药”严重分家的状况。

现代许多民族药的开发研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直接(如从当地草医中了解)或间接的(如从一些记载这些药物的书籍中)了解某药用植物或其他类型的药物在当地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570167)资助。

用于治疗什么疾病就足以开展对该药物的开发研究工作了。事实上,许多民族民间药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有当时人们对环境、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与疾病产生有关的因素的认识和了解。如果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去研究民族或民间药物的有效性往往会出现极端现象,尤其是完全否定这种药物的有效性的情况更为常见。就巫医常使用的一些致幻和麻醉用的药物来说,他们被一些巫医专门用于治疗某些由环境中的一些“超自然力量”,如“神”、“鬼”等所引发的疾病,而且这些药物在当地颇具盛名的巫医使用后所带来的“神奇功效”也常被一些外来研究者加以报道^[2,3]。虽然巫医巫药常常被视为“迷信”或“不科学”的代名词,如果我们不联系到这些药物的使用背景,则很难给这些药物的功效给一个客观的评判。

许多传统医药知识中对某些疾病的理解和现代医药学中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如者米拉枯族草医对疾病的概念中,许多疾病的名称可能并不是专指某一种疾病,对外来研究者来说,如果不对这些概念和名称的内涵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则很难正确将民间草医对疾病的概念与现代医药学中的疾病概念对应起来。如“肚子疼”在许多民族的草医中都有这样的称谓,但是“肚子疼”可能是阑尾炎,也可能是胆囊炎等引起的疼痛,甚至有的还是指“胃痛”等等。所以“肚子疼”绝不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如果不结合当地民族医生或草医对这种“肚子疼”的含义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有可能对相应药物的功效产生误解或错误的判断。而这些看似不确切的概念,但在民间草医中,他们对这些不同的“肚子痛”有不同的解释,同时也有不同的施治方法。从云南省金平者米拉枯族民间草医的医药实践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医药知识尚处于一种比较零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对疾病的概念、产生原因等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如没有他们对疾病等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很难对他们所使用的药用植物进行功效可靠程度的评价。如在进行三草医所共同使用的药用植物功效比较时,草医 1 用西南菝葜治疗胃痛,而草医 2 和草医 3 用其治疗肚子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在此“胃痛”和“肚子痛”就是同一疾病的可能性。当地草医所使用的草药,也“只有配合草医的‘口诀’后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这一现象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迷信或不科学,有可能也存在一些药物治疗以外的作用,如是否存在一些心理暗示或心理治疗的成分在内,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传统医药学中医和药的相互依从关系,如果忽略传统医的研究,许多药物的应用实践则无法得到圆满地解释。

民族药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践性强,许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经过长期实践的验证,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更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些现代药学中的理论方法来解释传统医药的合理性,有时也会出现解释不通的现象。

正如 Telban 所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民族传统药物放在该民族文化观的发展过程中,去验证或检验他们的专业和非专业用途,同时也要了解其他的药用实践活动^[3]。所以研究民族传统药物不应脱离民族传统文化。

2 以民族药编目为主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性

虽然民族植物学曾一度因定量方法的缺乏而受到误解,但民族植物学早期的定性研究资料(包括许多民族药用植物的研究资料)为其他学科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正如

Prance 所说：“正是由于民族植物学对民族或民间植物资源利用的最基础知识的积累，才使得目前许多相关工作得以进行”^[4]。即使在民族植物学中定量研究方法愈来愈多的今天，以编目为主的定性研究依然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某一民族利用那些植物、这些植物有何种用途、如何对这些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等内容是民族植物学野外调查中主要收集和调查的内容。编目不仅是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而且也是民族植物学研究中研究结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包括了当地民族对植物界利用的一系列知识，如植物的当地名称、科学名称、使用部位、用途用法、采集和加工方法等等。

对民族传统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以编目为主的定性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和意义：① 许多民族，尤其是没有本民族文字和人口数量极少的民族，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传统医药知识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丧失和被同化的危险。如者米拉枯族在游猎采集生活方式下积累的许多优秀的医药知识，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逐渐流失，外来医药文化对传统医药的存在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些知识的流失将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传统文化某些因素之被取代或自动消失，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有些优秀文化因素的丧失，将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5]。所以对尤其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来说，对其传统的药物资源及其利用进行定性的描述和记载，本身就是对这些传统文化丧失而采取的人为干预行为之一，是对传统医药文化进行保护的措施和手段之一。即使由于与这些知识相一致的环境条件已不复存在，但被记载下来的知识将会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② 民族传统医药也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医药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涵。如定居前后拉枯族草医的草药知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于这一原因，对民族传统药物进行描述和记载为主的定性研究，也应该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③ 民族植物学中的编目等定性研究中，包含了有关当地群众（或民间的“专业”人员）对植物资源利用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对进一步研究该民族的传统药用植物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如当地草医对药物的采集、加工等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等。

无论什么学科，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如果停滞不前，这门学科肯定没有发展前途。传统民族医药也是一样，它们也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处于不断地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反复补充、不断改进的过程。之所以传统医药经久不衰，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停留在某种水平上，而是新的知识和经验不断的添加其中。新的知识既有对疾病认识方面的，同时也有对草药认识方面的，这两方面是协同发展的。

3 民族药现代化问题

从纯学术角度来看，传统药物需要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全面的药理学评价，以及对其有效化学成分进行检验分析之后，它们的科学特征才能具备，这一观点在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站不住脚的^[6]。民族药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价格低廉、使用方便，任何人都不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来支付药费，也不需要特殊的条件来使用这些药物。民族药产生的背景往往与本民族的生产实践和历史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些传统医药知识的产生是与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如果不考虑本民族传统医药的特点和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一味地对民族药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改造，开发现代药学中所谓的“新

药”，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其成本增高(相对传统用法而言)，市场价格升高，从而影响传统药物使用者的利益和对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一来对传统药物的使用者来说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习惯于传统药物的使用者对西药的接受能力可能不会太高)，同时也会造成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使资源面临枯竭。有些传统医药知识可能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而发生严重流失现象。张其成在《中医现代化悖论》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中医最终应当也只能按其本身规律和优势发展。”^[7]作者明确反对对传统中医药进行“现代化”。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对传统药物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如果能够提高传统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这对传统药物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所以，在研究民族传统药物时，应尽可能地对本民族传统草医对草药的传统用法进行客观地探索，避免由于人为因素而造成的传统医药知识的丧失，使一些具有非常重要实践意义的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本民族和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当然，民族传统医药要发挥它们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传统医药现代化问题。如何能在既不影响传统医药的发展，又能在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开发利用将对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关于民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或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依法所享有的权利^[8]。显而易见，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是本民族世代代与疾病作斗争的结果，是本民族智慧的结晶。在重视知识产权的呼声愈来愈高的今天^[9]，如何看待民族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问题，对传统医药体系的研究者来讲，应该是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此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层次来考虑。第一，基于对该民族传统医药体系的丧失而进行的研究。如果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完全是出于本民族的利益，是为阻止传统医药知识的丧失而作的努力，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应当受到鼓励、支持和保护。因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加上本民族本身的一些因素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医药知识正在面临着丧失的危险，如果不采取行动，势必会导致这些传统文化的流失。第二，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开发研究。在研究前，应首先考虑如何解决好当地居民的知识产权问题，否则这些研究将是一种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该受到坚决制止。

所以，在研究民族传统医药的同时，应该将如何解决当地居民的知识产权问题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来给予高度重视，最终使当地居民和研究者都能从中受益。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可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在途径上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当地民族的知识产权问题应该受到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

5 对潜在药物资源的研究

也许在民族药物研究和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本民族的传统用药的实践中，而往往忽略了一些资源的其他利用方式。其实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民族传统医药体系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与它的不断更新有关。也许目前没有被作为药用的，只是目

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药用植物绞股蓝的开发研究曾风行一时,实际上该植物在滇东南一带的瑶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中,将其作为野菜而利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民间的一些有毒植物、茶用植物等,虽然许多与本民族的传统药物毫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可能具有一定的药用潜力,因为有毒植物往往与药有一定关联。如传统中医药中早就有这样的认识,“是药三分毒”,“有毒便是药”等。我们在滇东南考察时,曾经调查到一种剧毒植物,当地拉祜族称之为“三步倒”,意即误食此草,三步之内必死,可见其毒性之大,当地拉祜族人也不用其入药。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剧毒植物被哈尼族草医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首选药物,但必须是在熟知此药特性的草医指导下才能使用。茶除了消除饮水中的异味外,也往往对人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地草医使用海南草珊瑚治疗骨折、排尿困难等疾病,该植物同时又是当地拉祜族一种重要的野生茶。根据我们初步调查,者米拉祜族常用的野生茶大约有十余种。目前有关拉祜族野生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尚未见任何报道,这些野生茶资源不仅对当地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可能是一类潜在的药用资源。因此在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应对当地民间野生茶资源和有毒植物资源利用方式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

6 对民族传统医药体系的形成和流失原因的研究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民族传统药物研究过程中,应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医学理论的研究,否则,民族药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任何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和医药经验的产生和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伴随着这些传统知识的不断发展,有些内容也不断流失。尤其在它们产生的环境条件的消失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更快的流失速度,如目前许多传统知识的流失境况一样。在目前的民族药物研究中,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是大多数研究项目的共同特点,而往往忽略民族传统医药体系的自身发展的特点,这种做法显而易见是与可持续发展观点相悖的。

所以对民族传统医药的研究,也应将它的发展特点和流失原因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为寻求解决民族医药体系丧失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依据,从而使民族传统医药体系得到不断的发展,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7 小 结

当前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首先应建立和完善学科研究方法。为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必要的重视。首先,任何民族传统医药知识都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民族药研究不应脱离该民族传统文化。第二,不能因为片面的追求定量研究而忽略了必要的最基本的定性研究工作。民族医药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以民族药编目为主的定性研究在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第三,如何进行传统药物现代化,从而达到既不影响传统医药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又能达到传统医药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应该受到民族传统药物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民族药物的“现代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在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药物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问题。第四,民族传统医药是本民族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对传统医药体系的开发性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到本民族的知识产权问题,一